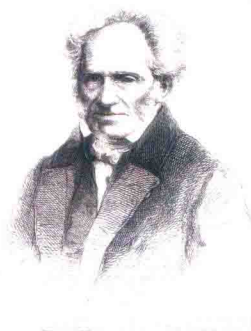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

的
智慧

APHORISMEN
ZUR
LEBENSWEISHEIT



[德]

叔本华

著

Arthur Schopenhauer

胡小玲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winshare文轩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在这里，我完全是从内在的意义来使用“人生的智慧”这一概念的，即从艺术的意义而言，就是要尽可能愉快地、幸福地度过一生，就是一种能够被称为幸福学说的指南：如此说来，它指导我们如何获得一种“幸福的存在”。

每个人首先并且确实活在自己的皮囊之内，而非活在他人的看法之中；因此对于我们的幸福而言，我们真实的、个人的情况比起他人乐于如何对待我们要重要百倍。

如果我们想要评估一个人是否幸福，不应该问那些使他高兴的事情，而应该问那些使他苦恼的事情。因为使他苦恼的事情越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那么他就越幸福。只有处在健康舒适的状况中，才会对这些琐事都那么敏感；处在不幸中是不会感受到这些琐事的。

人生智慧的要点在于正确处理好关注现在和关注未来之间的关系，这样，两者互不干扰。许多人太关注现在，活得草率莽撞；另一些人太关注将来，活得战战兢兢。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把握好正确的尺度。

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

上架建议：哲学·人生

ISBN 978-7-220-11222-5



9 787220 112225 >

定价：49.80元

人生的智慧

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

[德] 叔本华 / 著 胡小玲 / 译

Arthur Schopenhauer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的智慧 / (德) 叔本华著; 胡小玲译. — 成都:
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20.10
ISBN 978-7-220-11222-5

I. ①人… II. ①叔… ②胡… III. ①叔本华 (Schopenhauer, Arthur 1788-1860) — 人生哲学 — 哲学思想
IV. ①B516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94670号

RENSHENG DE ZHIHUI

人生的智慧

[德] 叔本华 著 胡小玲 译

策划统筹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章 涛
邹 近
李其飞
戴雨虹
袁晓红
李 剑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5mm×210mm
9.75
152千
2020年10月第1版
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1222-5
49.80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CONTENTS



导 论 / 1

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 / 7

第二章 人是什么 / 21

第三章 人所拥有的东西 / 59

第四章 人所展现出来的表象 / 73

第五章 忠告和格言 /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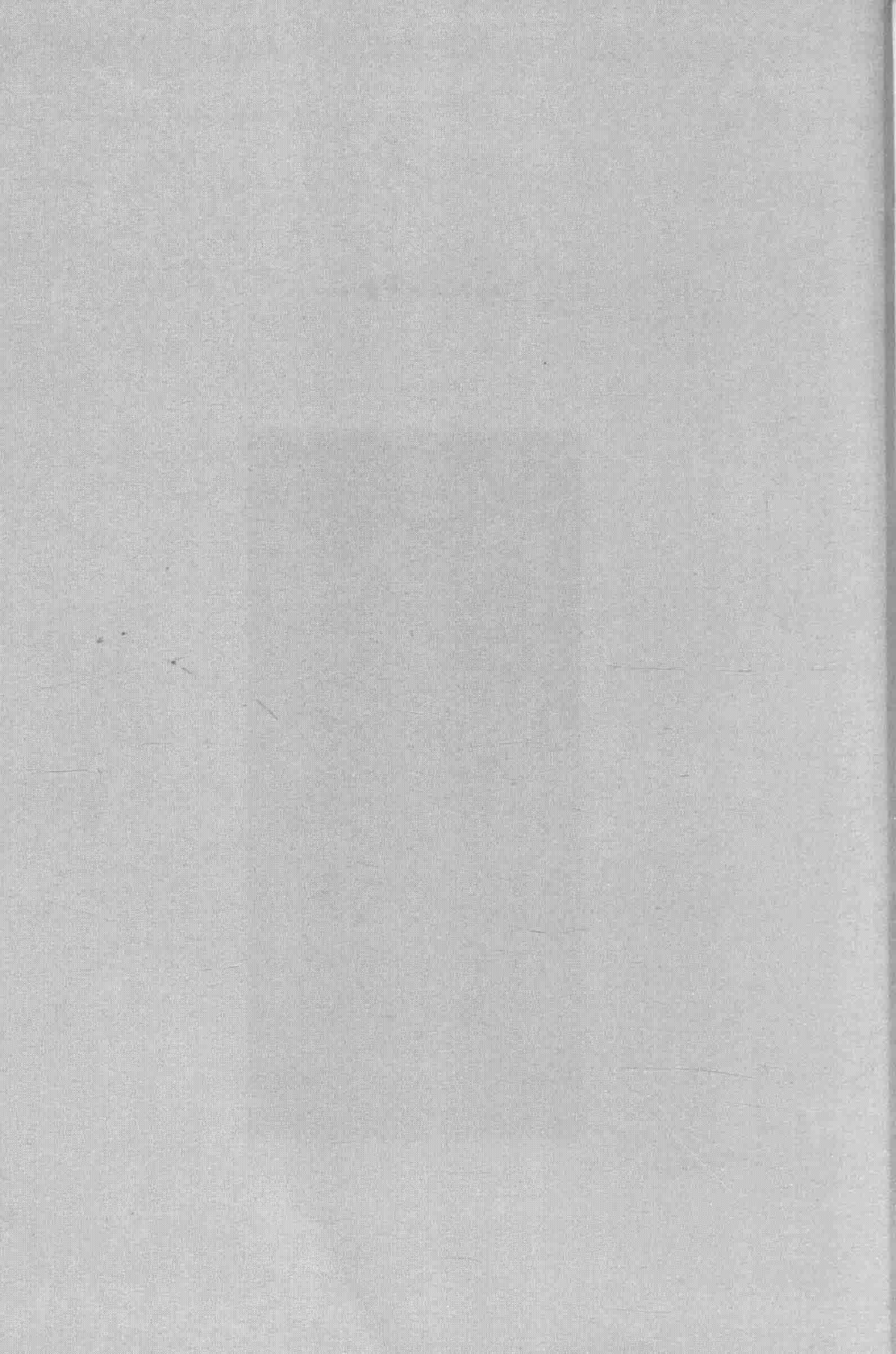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 人生的不同阶段 / 271

叔本华生平及作品年表 / 304

—人生的智慧—

导 论





幸福不是唾手可得的東西：

在我们内部很难找到它，

在别处不可能找到它。

——尚福尔^①

在这里，我完全是从内在的意义来使用“人生的智慧”这一概念的，即从艺术的意义而言，就是要尽可能愉快地、幸福地度过一生，就是一种能够被称为幸福学说的指南：如此说来，它指导我们如何获得一种“幸福的存在”。那么这种“幸福的存在”，从纯粹客观的观点看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（因为这里重要的是主观的判断）是在冷静地、仔细地思考之后，或许又能够被解释为肯定比非存在更好。从“幸福的存在”这一概念可以推论出，我们要为了它本身而依恋它，而不仅仅出于面对死亡的恐惧；还可以得出，我们想要看到它永恒地延续下去。那么是否人性的生活符合这样一种存在的概念，或者只能

^①尚福尔（Chamfort，1740—1794）：法国作家。——译者注，后文注释中无“译者注”者，为原注。

够符合这样一种存在的概念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我的哲学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；相反，幸福学说则是以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为前提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恰好是以先天的错误为基础的，在我的代表作^①的第2卷第49章的开篇处我揭露了这个错误。然而为了能够拟定这样一种幸福学说，我在此不得不完全放弃由我的真正的哲学所导出的更高的、形而上学-伦理学的立场。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我在这里所给出的全部解释都基于一种折中，即只要是这种解释仍停留在一般的、经验的立场上并且包含着该立场的错误。照这么说，解释的价值只能是有限的，因为幸福学说这个词本身只是一种委婉的表达。此外，我的解释并不试图面面俱到；这部分是因为这个话题是说不尽的；部分是因为如果说尽，我就不得不重复其他人已经说过的话。

就我所能记起的，与我这本起草的箴言具有相似动机的，只有卡尔丹诺的《逆境的益处》^②。这本书颇值得一读，可以作为我的这本书的补充。尽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《修辞学》第一

①指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——译者注

②卡尔丹诺（Cardanus, 1501—1576）：意大利数学家、医学家、物理学家。——译者注

部书的第5章插入了一个简短的有关幸福学说的论述，但那只是泛泛而谈。我并没有采用这些前辈的论述，因为编纂不是我的工作；更何况，假如这么做我就会丢失观点的统一性，而这种统一性是此类作品的灵魂。当然，一般说来，一切时代的智者们都说过相同的话，而愚人们则做过与之相反相同之事，未来还将如此。因此伏尔泰说：“我们离开时，这世界仍然愚蠢邪恶，正如我们降临时那样。”

— 人生的智慧 —

第一章

基本的划分



亚里士多德（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第1卷第8章）将人生中善的事物划分为三类：外在的善，灵魂的善，身体的善。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。我认为，凡人命运中的差异可以追溯到三个基本类别。它们是：

1. 人是什么，即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品格，其中包括健康、力量、美貌、禀性、道德品质、智力以及其所受的培养。

2. 人所拥有的东西，即财产以及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物。

3. 人所展现出来的表象：众所周知，也就是一个人在其他人眼中的样子，即他到底是如何给他人表象的。这就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，分为名誉、地位和声望。

第一类之下所做的区分是自然本身设定到人与人之间的；由此就能推知，对于人们的幸福或者不幸，自然区分的影响力要比单纯出自人为规定——这些规定造成了以下两类中的差别——的区分的影响力更为根本，更为有力。所有地位、出身（甚至帝王般的出身）、财富之类的优势，比之于真正的个人优势，例如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心灵，就像戏台上的国王

比之于真正的国王。伊壁鸠鲁的第一个弟子，梅特多罗斯^①早已在他的书中写下了一章，名为：“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，而非自身之外。”（参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^②《杂著》第2卷第21节，维尔茨堡版《论辩著作》）当然，就人的舒适状态而言，甚至就他的存在的全部方式而言，显而易见，最重要的是存在于或发生在他自己之内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在此他直接感受到的内心的愉悦或不愉悦，首先是他的感觉、意愿和思想的结果；与之相反，所有身外之物对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。同样外在的事情或者情况，对我们每个人的刺激都不相同；并且在相同的环境下，每个人还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。因为一个人只跟他的观念、情感和意志活动直接相关；而外在的事物只有当它们引发上述东西时才能影响他。每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何，取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因而取决于头脑的差别：据此，这个世界将是贫瘠的、枯燥的、肤浅的，或富有的、有趣的、饱含深意的。例如，与其说某些人羡慕他人在其生活中遇到了诸多有趣的事，不如说他应该羡慕的是他

①梅特多罗斯（Metrodorus，前331—前277）：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。——译者注

②克莱门（Clemens Alexandrinus）：希腊神学家。——译者注

们所具备的理解力，能赋予他们所描述的事件以意义：因为同一件事，在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看来是如此有趣，却会被一个庸俗肤浅的人视为平凡世界中枯燥的一幕。关于这一点，歌德和拜伦所创作的一些诗歌是最有力的说明。显然，这些诗歌以真实事件为基础。一个愚蠢的读者羡慕诗人能有各种奇闻趣事，而不去羡慕诗人强大的想象力，能够从一桩寻常小事创造出如此伟大、美妙的东西。同样，在郁郁寡欢的人看来是一幕悲剧的地方，乐观向上的人却看到一场有趣的冲突，冷漠迟钝的人则视之为无足轻重的东西。这一切都基于如下事实：每个现实性，即每个完成了的当下，都由两部分组成，主体和客体，二者就像水中的氢和氧一样必然紧密相连。因此，假如客体部分完全相似，而主体部分各不相同，那么当下的现实性就是完全不同的，反之亦然。最美的、最好的客体部分与迟钝的、劣等的主体部分相结合，只能得出一个劣等的现实性和当下；就像在恶劣天气中或者劣质照相暗盒中的漂亮风景。或者说得更浅显一点，正如受制于他的皮肤一样，每个人都受制于他的意识，并且只有在他的意识中才能直接地生活，因此很难从外界帮助他。在舞台上，一个人演国王，另一个人演谋臣，第三个

人演仆人，或士兵，或将军，诸如此类。但是这些区别仅仅存在于外部；作为这类现象的实质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：人人都是可怜的戏子，有他的烦恼与困难。在生活中也是如此。地位和财富的差异给予他们各自所需扮演的角色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幸福和愉悦有内在的差别，就像他们的角色所对应的那样；相反，在此每个人都同样是可怜的愚人，有他的困难和烦恼。这些困难和烦恼虽然在内容上各不相同，但是在形式（即本质）上却大致相同。困难和烦恼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别，但这些差别绝不取决于等级和财富（即角色）的差异。换言之，由于所有对于人而言存在着的、发生过的东西，始终直接地存在于他的意识中并且为了意识而发生，那么显而易见的是，意识自身的性质是最重要的，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比在其中展示出的形态要重要得多。经由一个愚人的混沌意识映照之后，一切的壮美与享受都变得十分贫瘠。与之相反的是塞万提斯^①的意识，他能在一间压抑的牢房中写出《堂吉珂德》。——当下和现实性的客观部分掌握在命运的手中，是易变的；而我们自己是主观的部分，本质上是不变的。因此每个

^①塞万提斯（Cervantes，1547—1616）：西班牙小说家、剧作家、诗人。——译者注